

wh | 诗路花语

## 干零工的泥瓦匠

■ 江非

爬上屋顶要有梯子  
不然,我怎么上去  
换下那块毁坏的瓦砾  
父亲去找梯子

有了梯子还不行  
还要有一块新瓦  
当然,碎的拿下来了  
要赶紧换上新的  
父亲又匆匆到镇上去买脊瓦

脊瓦买回来  
还缺一把抹子  
父亲伸手从屋檐上抽了下来  
又缺一根绳子  
父亲取下晾衣绳上的棉衣  
最后缺的是泥巴

父亲就在院子里随便铲了几下  
堆起一个小土堆  
洒了点水

他说,好了  
就这样。然后像一只猴子那样  
蹿上了我们的房顶  
可是,没料想,到了上面  
这家伙竟然又问,问题出在哪里  
这一次,父亲已想不出怎样才能帮上他  
于是乐呵呵地移走了屋檐上的梯子

## 事态图

■ 叶美

这是一个普通的午后  
大东海上游人如织,烈日  
盖不住欢叫的此起彼伏  
一个胖男人欢畅地游来游去  
确实像海豚般可爱  
他从海里捡到了啤酒瓶  
兴奋地对着岸上的妻子喊  
她问:“有东西吗?”  
他答道:“是空的”  
她很失望,继续喊道“拿上来,装点水”  
她旁边的女友,把自己扮作  
尸首木乃伊,身体埋进沙土  
体验葬礼和与沙子融为一体的味道  
她也学着在给自己挖坑  
穿白衬衫,拿公文包的男人  
脸严肃地对着大海思考  
一动不动双手插兜,  
他的腰带帮他勒出一副臃肿的身材  
他或许是在祈祷,  
海的辽阔能宽慰人心  
此地老少皆宜,男女皆宜  
光脚的红短裙欢喜地走着  
她第一次看见大海  
她被男人拉到了海里  
水先是到了膝盖,然后是腰,然后是胸  
海这时听起来暧昧  
海这时有着爱情的味道

## 一首诗的背后

■ 余正斌

夜幕露出了最初的棱角  
雨水随时光的潮势不断高涨  
我在内心中嘀咕了半天  
却找不到一条爱情的出口

云开始亮出了底牌  
暴风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困境  
道路阡陌纵横  
又相互交叉感染

此刻,世界是一个多变的词  
只有思想的重心  
在一首诗的背后  
愈演愈烈

## 惊蛰

■ 许起鹏

春雷蛰醒仓廪脆,乍暖乍凉万物滋。  
燕来桃红生意盎,莺鸣梨雪祥机奇。  
祭白打小是非辨,蒙鼓撒灰曲直知。  
夜卧早行勤励志,养生业顺洽采照。

wh | 名家翰墨

■ 惠惠

小鸟起得比人早,又唱又叫,似乎杂事比人多。天亮了,没了小鸟的声音,影也不见,不知它们上哪去奔波。一天,突然发现阳台上有小鸟筑窝,一家人高兴莫名,电话越洋过海告诉大家,我们家来了小鸟安家!

小鸟的窝筑在福建茶上。福建茶是一棵盆景,主干的心材已经腐朽,边缘的活皮长有弯曲的虬枝,叶子还算有点模样。小鸟的窝筑在两根虬枝之间,发现时工程已经近半。建材是灿黄的草梗和草叶,很新鲜。小鸟小喙叼一片叶或一根梗,从低处飞来,先在别的花木上站立,小头左偏右偏,小黑眼东瞧西瞅,才半跳半飞移身到福建茶自己的工地去。我很想知道小鸟怎样编织小窝,我不敢看,怕把小鸟吓跑。十来天后,阳台再不见小鸟叼着小草的身影,我忍不住,探头往窗外观望,绿叶间,一团黄灿灿的球,窝建成了,U形,直径有十二厘米;出口向西,可能考虑避风雨,扎得比窝小很多,像一只瓮。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熬人,再没看到小鸟的身影。小鸟个子很小,不足指头大,褐灰色的羽毛,浅灰的腹部,

喙是深红色的。不知小鸟名字。世界最小的鸟叫蜂鸟,我们知道它不是蜂鸟,它得有个名啊,我们便叫它蜂鸟。一天,看见蜂鸟从阳台飞到院子大树的身影,知道小鸟没有离开,心安许多。小鸟在做什么呢?在怀蛋还是孵蛋?它的蛋有多大,花生米?小黄豆?白的褐的蓝的?一天犹豫再三之后,我决心看看。小心移开窗帘,隔着两层窗玻璃,看见了鸟窝;窝口向外,看不到里头,搬来凳子,极力从上方往下窥视,发现一支红红的尖喙。尖喙突然猛然抖动,两只惊恐的小眼望着我。我的吃惊显然比小鸟大,急忙跨下凳子,对一旁正焦急的妻子说,蜂鸟在孵蛋!全家都高兴,再次重申,谁也不要走近窗口,更不能移动窗帘。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兴奋。小鸟住在窗外,我们住自己家里;小鸟在林子里找虫,我们上班挣钱;小鸟说自己的话,还惧怕我们,小鸟与人实在没可交涉之处。要说有交叉,小鸟住阳台,窝在盆景福建茶上,仅此而已。我母亲八十多岁,偶尔会来我家住三几天,对母亲的到来,我们没那么兴奋。不料母亲知道小鸟来筑巢,她

比我们高兴。她说,鸟会看人,好人家才会来。她又说,你们记得从前的燕子吗,谁见过燕子进邪气人的家。母亲的话又让我们高兴,在哪休息养生,生死攸关的事,小鸟选好人,当然比评委还确凿。

终于听到雏鸟儿的躁动,那种焦急的,争先恐后的吱喳声。小鸟破壳现世了,小蜂鸟在喂养它们。这种场面我小时在鸟窝旁见过。母亲捕虫回来,赤红红的雏鸟听到风声,便张大嘴吱吱叫唤,好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理它们也懂。母亲嘴里只有一只虫,母亲往一只小雏儿嘴里放下一只虫,复飞走。突然静寂,小鸟呆呆等待母亲第二次回来。不同的小鸟,它们的喙都是黄的,嫩黄嫩黄的那种黄,非常鲜艳;它们闭上嘴时,还是一抹耀眼嫩黄。看过母鸟哺雏,就知道老人骂小文人黄口小儿的意思了。他说你啥也不会,只会张口叫!小文人当然不服,你会捉虫子吗?你的虫子在哪?

不知道蜂鸟孵了几只小蜂鸟。我母亲是养了我们五兄妹的。父亲死得早,她一人为我们找食物,很是艰辛。小时母亲常对我们感叹,世上最可怕的东西有两件,一是火炉,一是小孩的



《早春》（水彩）蒙美立作

wh | 家在海南

# 羊山开满三角梅

■ 黄鹤馨

早春三月,北方还残冬未尽,地处热带北缘的海南岛却已经春意盎然,百果飘香。在这样一个草长莺飞,心随蝶舞的春天,画家们是如何也呆不住的,他们要去拥抱蓝天白云,拥抱海浪沙滩,用手中的画笔画出美丽的世界。这天清早,天空还没透亮,小鸟儿就扎堆在树枝头上,高压电线上,喳喳唧唧,啾啾啾啾地对唱得欢。我有幸受朋友之邀与画家们一同驱车前往羊山地区一个古老的乡村写生。

羊山泛指海口市西南部被火山石覆盖的地区,大块的黑色火山石是当之无愧的标志。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着中国少有的火山地质奇观;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原生荔枝园;有着食客们喜欢的“石山蜜羊”;这里,还出产海南最名贵的花梨木、铁艺、家具、椰雕、木雕、石雕等富有火山特色的旅游商业产品……它是艺术家的聚集地,是摄影家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做诗人,也可以做画家,绘出心目中最美的画面。

轿车在乡间蜿蜒的小路上行驶,看窗外,只见高高的天空,这时已经泛白,阳光正透过远处的火山口,射线般地透过树林,紫色的、洋红色的、金色的光线融汇在一起,生动奇异地变幻着,让我想起童年最爱的“万花筒”。两旁碧藤绿萝,草木葱茏,不同颜色的鲜花正在盛开,那生命力极强的三角梅奔放地展开它们美丽的笑颜,浓艳艳地红点燃了青绿的田野,一片片大红色的花簇如火焰般,异常醒目,强烈震撼着我们的视觉。摇下车窗,芳香的春风迎面扑来,原来,路边长着一棵金银花树,枝头开满白色的小碎花儿。那花朵儿在阳光里张着小嘴儿,静静地放着清香;随着这野生的、幽幽的花香,我们被引进了一个大果园。再穿过一片荔枝园,我们到了一个古村落。

这里的古村落保护得很好,很多老宅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从村口步行进入村内,村道两旁的菠萝蜜树枝繁叶盛,树下是村民们用火山石堆起的乘凉长廊,三三两两的老人在树荫下闲坐,一种乡村独有的宁静气息。千年的文化积淀,厚重的历史渊源,这里的一石一瓦,一砖一木,一虫一鸟,皆有画趣。

这个古村庄,处在发展乡村旅游景点文明生态村片区,岛内岛外的画家都争相赶来,甚至还有来自俄罗斯、德国的画家。画家们来过多次,画了不少火山石堆成的古屋和三角梅。

三月的羊山,花果飘香,成片的三角梅竞相开放,一朵朵、一簇簇,不经意间,就把古村落点染得姹紫嫣红,一幅如诗画卷。

羊山的火山熔岩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如氮、磷、钾等,肥沃火山灰是促进植物生长的矿物质成分,是最天然、最原始的养料,非常适合植物生长。这里的三角梅苞叶开得鲜艳艳丽,叶连叶、枝连枝,从大小不一的火山喷出岩——玄武岩缝里顽强地“蹦”出来的,鲜亮热烈。穿过一条条曲折有致的阡陌小巷,走近一栋古老的民居,呀!我被一株三角梅吸引住了,远看,红红的三角梅像一束束火焰,阳光照在火焰上,光彩夺目。走近观察,三角梅原来又细又长的树枝上还长着一排排小刺,三枚红色的大三角苞片内,簇生三朵白色或浅黄色的朴素小花,花很细,很小,貌不惊人,也没有香味,瞧着却是质朴且有诗意。正在怒放的花片有珠红、大红、紫红、玫红,叶大花小,爬满了后院的围墙,那红色的、紫色的中间几乎找不到绿叶的影子,可真是“占尽风情向小园”。

海南岛上的三角梅属阔叶灌木,属藤蔓生,生长势强,可扦插繁殖。另有一种聚生成团,红如火的垂鞭儿宝巾,俗称宝巾花,在开得最绚烂多彩的时候,绿叶衬托着鲜红色片,仿佛孔雀开屏,格外璀璨夺目,给人以奔放、热烈的感受,象征一年到头好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因此又得名“贺春红”。

三角梅被确定为海南省省花。三角梅的品格代表热情,坚忍不拔,顽强奋进的精神,这是海南人民共有的精神,是三角梅作为海南省花所赋予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彰显了海南人民热情洋溢、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 早春第一犁

■陈海民

山上槟榔树叶绿了,村道旁的三角梅花渐渐红了,田里冬种的大葱、芹菜、辣椒显得格外葱绿精神。一片油绿的田野里,老家万宁长丰镇长丰新村二娘家那块刚收完小白菜,还没犁的田,远望,像缝贴在大葱、芹菜、辣椒那幅绿毯中的一块补丁,特别惹眼。近看,畦垌间还残积着水,如同一条条银光闪闪的小水渠,畦垌长满了参差不齐的野草,显得格外萧条寒酸。

水稻抛秧播种一般都在春节前已结束。春耕的时节到了,季节不等人。二娘用咸肉和萝卜烹煲好美味靓汤,摆上一瓶海马贡酒。二叔酒足饭饱,哼着几句不标准的琼剧小调,赶着牛,扛着犁,来到田间,开始早春第一犁。

今年她家的小白菜收入不菲,买了新犁。二娘更是勤快招待服务到田间,将滚烫滚烫丝丝的红茶水送到田头,递到二叔手上。地刚犁至一半,二娘又送来一土罐热腾腾的白糯米汤,里面加了鸭蛋。二叔见状喜滋滋的,边吆喝着牛边嘟囔:刚放下碗,吃不下去。但在二娘催促下,二叔还是歇了工,吃了那碗热乎乎的白糯米汤。

于是,二叔策牛的鞭子甩得格外地响,牛拉着犁,走得更欢了。不大一会儿,第一丘田犁完了。二娘在田坎赞不绝口地说,当家的犁田快呀!

早春新犁的田块,翻起一排排、一圈圈黑土,如同掀起层层波浪,田野变得更加生动鲜活起来。偶尔间,翻出几只冬眠的昆虫,跳出一二条乌黑泥鳅,或钻出一二只田鼠,一只只八哥鸟飞来,跟在二叔的后边,衔去昆虫,叼走泥鳅,却放跑了田鼠。

二叔深情地看着这一切,轻轻一笑。卸了牛轭,让二娘赶着牛,自己扛着犁,一道回家。二叔脚上、牛身上,是湿漉漉的春泥,二叔二娘一路喜上眉梢笑语不断,策划播种“杂优”种,还是“汕优六号”稻种,憧憬着今年的好收成。

# 苦楝树

■ 俊杰

我曾读过一首小诗,诗的最后一句吸引了我:“苦楝树/苦苦地恋着家乡土”。它让我第一次知道家乡常见的楝树还叫“苦”楝树。

苦楝树在“树”这一类植物中确实是“苦”的。它一点儿也不高大,五六米的枝干和枝繁叶茂、高大挺拔的杨树、桐树比起来,算得上弱不禁风了。楝树的树叶长在枝头,而且还很稀疏,根本挡不住炎炎夏日,所以树下不能乘凉。它的主干也不粗壮,能有手腕粗细就不错了,它最大的用途就是做锄或锹等农具的把儿。说起楝树的美就更谈不上。植物最美的应该是它的花吧?可是楝树的花却是淡紫色的,指甲盖儿大小,一朵挨着一朵,一簇连着一簇,像一群受惊吓的孩子,没有鲜艳的颜色,没有夸张的外形,自然也就没有了炫耀、张扬的资本,花开花落,毫不惹眼。

不过,它引起儿时的我们注意的,是它的楝籽儿,因为树不高,我们很容易爬上去,摘一束一束的楝籽儿,玩弹弓时用它来当子弹正合适。还有到了冬天,楝籽儿落了,母亲就让我去捡,泡在水里,洗手时在手心里揉烂,可以防止冻裂。尽管这样,楝树还是很普通的树,它不美,作用又太小,在人们的生活里,有它不多,没它不少。

有一年,一个远房的亲戚来我家小住,听父亲说他是一名老中医。那天,我出门玩要不小心摔倒了,额头起了一个大包。我哭着跑回家,亲戚看了看说没事。他到大门外的楝树上扯下几片叶子,用手搓烂,敷在我的额头上。没想到一会儿功夫,竟不疼了。我高兴地说,楝叶还有这作用?亲戚笑着说,别看楝树普通,它的花、叶和树皮味苦,都可以杀虫,要不怎么叫“苦”楝树呢!它的花经过加工能消灭虱子,叶能治跌打肿痛,树皮还可清热消炎。虽然这都是小病,但楝树不是没用啊!最后,亲戚看着楝树,意味深长地说,其实,世上万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用处,只不过有时你不注意它罢了……

是啊!万事万物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有用的。楝树没有黄花梨木、金丝楠木奢华名贵,没有苍松翠柏庄严肃穆,就是普通的杨树、桐树它也比不过,但楝树长在天地间,它不妄自菲薄,萎靡不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它存在的精神价值;“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是它存在的心理状态。

投稿邮箱  
hnrwbxb@163.com